



鐸聲響起

爲通識學生打開第一堂課心防

● 方中士*

上通識課有用嗎？雖然我這學期指定閱讀的文本裡便有一篇談為何大學教育不能只是職能養成教育的文字，但光靠一句中國道家「無用之為大用」的套話是沒法說服學生的，相信絕大多數學生是抱持著幹麼要修這門沒用課程的心理進教室，坐下姑且聽聽會不會碰上白目老師，擔著這門課會不會很難熬的抗拒的心。

那我該如何在第一堂課設法撬開學生緊閉的心防？我在課綱簡報裡聚焦於從學生當下的生活經驗反思可能進路，我要問：從小學校上的語文課有用嗎？為何被迫強記一堆字詞辨正與修辭條目卻只記得些與現實生活脫節的成語，既沒能養成運用自如的語文表達能力，也沒能藉由文學的審美燻陶而增進對生命道德困境與精神超越的深刻理解；那麼，到了大學通識哲學與人生課程裡是否能透過檢視生活中的審美經驗產生退一步高一層の後設思維？比方說，想讓學生回溯近年來台灣影藝與流行音樂創作逐漸擺脫欠缺在地經驗沒有地方感的創作，這一路由說他人期待的故事轉為說我們自己故事的演進說明了甚麼？例如從〈花甲男孩轉大人〉到〈淑女養成記〉到〈我的婆婆怎麼那麼可愛〉到公視近幾年打開觀眾投注眼光到現實生活的〈麻醉風暴〉、〈我們與惡的距離〉、〈奇蹟的女兒〉、〈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火神的眼淚〉到〈天橋上的魔術師〉到〈斯卡羅〉引發重返台灣自身發展史觀的熱潮，這一系列的變化猶如流行音樂或電影從〈海角七號〉到〈大佛普拉斯〉，創作也呈現擺脫昔日主流美學預設與框架，由虛矯不實的美學概念轉向在地的個人的真實的美感經驗傳達，而這能啟發學生

* 方中士，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講師。



怎樣的反思？

猶如昔日歷史或地理課程學了一堆未曾與自己感官經驗相應的知識，可到了二十世紀末至二十一世紀，我們的國民教育教材越來越回歸腳下所踏的真實土地，我們重新學習這塊土地這島嶼的山川、水文、山嶺、草木鳥獸，我們開始引導學生把眼光放在自以為熟悉期實陌生的腳下土地的地質地形乃至於地名；而歷史亦是如此，我們終於明白歷史教育不能為政治意識型態服務，我們該關心的是這塊土地上的各族群如何搏練成一個有共識的想像共同體，我們的孩子開始學習自己國家形成的歷史……。而這一切是怎麼開始的？又有怎樣的影響？我們的青年是否能為自己活？為自我人生目標的實現努力？重新學習成為一個真正的人？由此，反思認識你自己這功課便是一一剝下文化背景賦予人的種種應然而回歸自然的我？這樣的回歸讓學生真切的檢視自身所處自然環境與社會文化，理解「人是政治性的動物」所要面對人的必死性與脆弱性，明白人創造並依恃文化但也受制於文化，且看各社會如何因應女權 me-too 運動即知，而就在我們學校所在位置附近所發生的台南鐵路地下化工程東移案引發近十年的被拆戶抗爭所反映的人民財產權與國家權力緊張關係又如何引發或毫無能引發學生的關注與省思？

真的，如何在第一堂課便把哲學與人生課程設計的教學大綱、目標、教材與學生的真實生活經驗聯結是這門課成敗的關鍵，起手式要設計好到讓學生認知到這絕不是「無用之為大用」的空洞無感課程，講 AI 人工智慧發展下的人性尊嚴考驗絕不是純粹自由意志與自我意識的哲學考察，而是同學該如何面對人工智慧備自動化生產與服務衝擊就業時該如何因應，在資本主義成為歷史的終結意識型態下如何跳出消費市場邏輯的束縛？如何成就花更多錢買更少衣服的消費運動？而就在開學前的中元普渡炎暑高溫天候下我們可能當一位主動放棄靈魂心物二元論預設的人嗎？我設計的宗教與人生要學生學習準備面對沒有神的世界反而是可能較好的世界這回事？

最後，真的要學生從第一堂課開啟個人哲學無用的心防之門，認識到每個人都是目的都是能賦予世界與個人生命意義的人，期待以此感悟與體察準備誕門課的期末小組作業——如何回應一首反映時代思潮的流行音樂歌曲？

